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目 录

| | |
|----------------------------|--------------------------|
| 回忆青藏纠纷和招抚玉树拉秀等部落的经过 | 吴均 (1) |
|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移驻玉树的原委 及其措施 | 李庆芬 (11) |
| 我在玉树的若干见闻 | 李庆芬 (19) |
| 马麒与孙连仲争夺西宁的前前后后 | |
| ——记新二军补充团 | 祁昌善口述 (25) 祁昌彦记录 |
| 乐家湾兵变见闻 | 李文实 (29) |
| 血泪斑斑的集中营 | 陈秉渊 (40) |
| 韩起功杀害高金城医师纪闻 | 赵 述 (44) |
| 解放前夕我在兰州和西宁的见闻 | 王亚森 (46) |
| 抗战时期文艺界著名人士来青活动的片断 | |
| 马步芳家族操纵青海财经二三事 | 周宜遠 (50) 张寿令 (59) |
| 解放前青海卫生事业概况 | 刘子方 (62) |
| 解放前青海报刊的一些情况 | 马遇良 (65) |
| 解放前青海盐务的回顾 | 沈桐清 (67) |
| 青海房屋建筑概况 | 陈梅鹤 (71) |
| 对《青海塔尔寺事略》一文的几点订正 | |
| 补充、订正和说明 | 吴 均 (85) 祁生彦 |
| 附录 | |
| 补充、订正和说明 | (88) |

回忆青藏纠纷和招抚玉树拉秀等部落的经过

吴 均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被日军攻陷，国民党远征军惨败，溃退至印度，国际通道被日军截断，国民党政府只靠驼峰航空一线，保持着对外的联系。处在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由于抗战形势逆转而突显重要。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间谍分子，包括朝鲜浪人，化装成各种类型的人物，在西藏进行活动。他们人数虽不多，身份不公开，但能量不可低估。国民党中央政府对面临的新形势，为巩固西南国防，安定青、康、藏局势，及修筑一条通向印度的国际通道，一再与当时的西康、青海省府主席刘文辉和马步芳会商，以加强康藏、青藏边疆的防务。但是，这时原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非常微妙，他们已了解到国民党政府的企图，相应地作出加强它的藏康、藏青边境一带防务的活动，作为抵制的表示。西康方面，刘文辉与西藏地方政府有经济上的联系，他控制着对西藏人民生活上必不可少的茶叶贸易，因而关系比较密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布置，仅在表面上敷衍。他躲在雅安，对其康属①的康北甘孜及康南巴安两处，只各派不满员的一个旅的兵力。由于西康的部队扰民有余，作战无能，于是

①当时西康省政府所属的区划，分作雅属（雅安所属各县），康属（康定所属各县），宁属（西昌所属各县）三部分。

国民党政府把主要的赌注，下在青海的封建军阀马步芳方面。一九四二年冬批准马步芳把设在西宁的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以下简称青南警备部），移驻玉树，并加强党政设施，成立青海省第六（即玉树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国民党青海玉树专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增设国民党称多、昂谦两个县党部，由青南警备部按抗战时期的体制，统一指挥。马步芳当即把他自兼的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的职务，改由独立骑兵旅旅长马步銮充任，进驻玉树。与此同时，派马骏为第六行政督察专员，我为国民党青海玉树专区党务指导员，统受马步銮的节制①。一九四三年阴历正月十九日，从西宁出发，二月到达玉树结古。当时面临的态势是：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设立“西藏边防督办公署”派禹图为督办。除在丁青以东的藏青边境沿线布署大批藏军外，并利用逃至西藏黑河一带的玉树区拉秀、总举、休玛、麦玛等部藏民的反马情绪，发给一部分枪支弹药，作为藏军的辅翼力量。青藏边境沿线的各个山口，全部封锁、交通断绝，剑拔弩张，情绪紧张。因此，部队到达玉树以后，立即进入前沿阵地，自昂谦香达以南的扎杂至苏尔莽的一些哨所，不时发生小规模的冲突，枪声经常不断。

自马麒父子统治玉树以来，玉树藏族人民为反抗其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不断地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九二二年上年磕百户三

①一九四三年秋后，在青藏、康藏公路已开始施工时，国民党企图进一步在西藏建立党政机构。它利用喜饶嘉措在西藏的声誉，派他到西藏去，随员有杨质夫，冯云仙、陈木天等。任务是筹设国民党西藏省党部。还有作为喜饶嘉措的随员而实际另有任务的有闵贤郎（蒙藏委员会专员）、杨文玺、纳朝玺等。他们于一九四四年春，经玉树到达黑河。西藏地方政府授意黑河总管帕拉，不让他们入藏。只欢迎喜饶嘉措及其藏族随员到拉萨去，帕拉虽是喜饶嘉措的学生，但他不肯相让。最后，一行人员全部撤回玉树，取道西康，返回重庆。

壮旺加及邦沟寺事件；一九三七年体玛、麦玛百户事件；一九四〇年白日麦玛百户巴点、布庆百户尕柳、戎布百户耶旦、拉秀百户江吉对抗玉防司令马绍武及扎武百户久迈事件。一九四一年韩有禄进攻白日多玛及色航寺①；马钧进攻上年磋巴官寺；马忠义会同马绍武进攻尤受②的总举、雅拉、将赛，百户如哇和休玛、麦玛及下年磋巴点占德部事件；一九四二年逃在西康的白日多玛百户仁青等在查拉坪截夺牛驮事件等等，都是暴政与反暴政的激烈斗争。各部落藏族人民群众，在惨无人道的多次血腥大屠杀中，结下了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其中一九四〇年事件，拉秀及戎布的部分群众，逃往西藏黑河一带。一九四四年夏，休玛、麦玛残部的代表，曾在巴欽宗直言不讳地说：“过去认为我们是酥油，但我是冬天的冰冻酥油。”事实上这些所谓“冬天的冰冻酥油”，是不会屈服于暴力之下的。他们反压迫的斗争，并不因为其被屠杀而结束。

（二）

马步銮率部进驻玉树后，以藏方兵力由昌都向北延伸，威胁昂谦一线，马步銮即派出旅直属等四个骑兵团和牧主武装三千人投入备战，国民党中央也派飞机在昌都上空侦察，迫使藏军不敢断然行动起来。进入五月后，藏方在昌都的“边防督办”禹图，派了一名孜仲③到结古商谈，表示仍旧维持青藏和好愿望，遂使昂谦和昌都接壤地方的紧张情绪，渐渐趋于缓和。因之马步銮即进行“安定内部、招抚难民”的善后工作。经过研究，根据布庆百户蔡作桢及其父蔡有寿等的建议，分作两个步骤进行。（一）先招抚近处的，即先招抚被马绍武击溃而逃亡在曲玛来河流域的

①色航寺当时属于下年磋部，可是僧侣多为白日多玛部落人。

②总举、雅拉、将赛、百户如哇称为尤受四部，原译为玉树，玉树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③孜仲是西藏的县一级僧侣官职。

下半碰百户巴点占德部及逃在西康玉隆一带的白日多玛仁青部，以及在西康邓柯一带的布庆尕柳的亲属尼姑姐姐和两在外甥女。为了保证威慑西藏军事力量的后勤及安全，特别需要把称多至黄河沿一线的地方秩序安定下来，以确保巴彦喀拉山两侧的交通。而下年碰及白力多玛两部落，则恰处于这条交通线上。根据情况判断，这两个部落牧民思乡心切，尤其对于白日多玛部，如不再追究他们年前抢劫牛队物资的查拉坪事件，返回家乡的可能性极大。而布庆尕柳等人的亲属虽人数不多，但影响较大，若先予以安置，则震动面必广。（二）对于远处在唐古拉山彼侧现为西藏所利用的拉秀、总举、休玛、麦玛、上戎布等部，先派人了解情况，听取要求，然后根据形势发展，徐图招抚。于是决定：1.由扎武百户久迈及蔡有寿、蔡作祯父子派人连系巴点占德，让他率部回下年碰原来牧地，保证不给任何处分。2.由蔡有寿等通过巴点占德①争取仁青回来。3.召集没有跳亡的拉秀残部的各级头目，了解情况，然后根据情况，再行确定措施。

由于下年碰部落内百户与百长之间有矛盾，巴点占德恐马步銮利用百长断绝他返回家园的机会，所以一见来信招抚，即率残部回下年碰，并立即到结古报到。按马步芳统治少数民族的苛酷手法，过去凡是反抗他而受抚回来的人，必须缴纳罚款及枪支等，这就是马步芳吹嘘的“德威并用”的方针。但这时迫于形势，规定只要回来，一概不予追究，并适当免除赋税徭役等，因而巴点占德得到马步銮的嘉奖，被树为受抚回来的典型，做为欺骗其它逃民的幌子。同时通过巴点占德及依附巴点占德而又与白日多玛部有极深渊源的下年碰常克如哇等部头目，先后向白日多玛百户仁青去信，劝他返回家园，仁青虽没有立即回来，但已动摇。对于尕柳等人的亲属，由扎武百户久迈派人叫回结古，发还没收了的房屋等，予以安置。因而初步缓和了群众的紧张情绪，

①巴点占德是白日多玛百户的姐夫。

逃往西康石渠等处的逃民有些返回原地放牧。

在巴点占德受抚回来后，六月中，在结古的国民党玉树专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召集拉秀残部各级头目开会，拉秀本为玉树各部落中的第一大部，过去内部不团结，叔侄争立，互不上下，对外则因上拉秀牧地与扎武闹矛盾，形成械斗。其结果则半数以上的人陷于流亡的苦难中。会议期间，当征询他们对于逃亡于西藏的百户江吉的意见时，全体声泪俱下，尤以苏柔百长为最。他沉痛地申诉：“我们内部不和，招致外侮①，最后胡里胡涂地受到了公家的惩罚（他们不敢直斥马步芳，只以这种委婉的词句表达），遭到空前的浩劫，现在亲人们还流落在旷野，受饥寒的熬煎。我们日夜盼望有那么一天他们返回家乡团聚。现在公家不咎既往，我们感激不尽。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一致盼望亲人们回来。”马步芳的暴政，促进了拉秀部落的团结。于是会上决定为了消除逃在西藏黑河一带拉秀部的顾虑，由在玉树的拉秀残部派他们扎哈格居本二人赴西藏，转达巴点占德等已受招抚的情形，劝他们不要受西藏的利用，早日返回家园，安居乐事。并由马步鑫派青南警备部副官卡得详（藏民），化装成普通藏民群众与拉秀代表同赴西藏，转达青海省政府及青南警备部对他们的希望：分清是非，不要受人利用，作出对家乡、对自己不利的事，并望他们向总举部百户旺秀多吉等人转达，只要他们回来，一律欢迎，概不追究过去的事。七月初，他们从结古赴西藏。

为了表示青南警备部对上、下年磋商部的虚伪态度，我奉派于七月中赴下年磋商、色航寺及上年磋商、巴官巴寺等处慰问，并动员上年磋商部百户及夏日寺僧人派人到长江源头招抚早年逃亡在该处的上年磋商部百户三壮旺加（已死）的儿子夏日寺活佛夏日智叩和然将智叩回乡。这两个人于第二年春，率所属三十多户藏民，回到了上年磋商。这一批逃民是最早反抗马麒而被迫逃亡的，其中的一些年青人，甚至还没有尝过炒面，可以想跟他们在生活上遭遇

①指与扎武部落的矛盾。

的艰难困苦了。

这一年冬，青藏边境的紧张情况，进一步缓和下来，原西藏黑河总管帕拉等，鉴于拉秀等部已没有直接利用的价值，收回了发给他们的枪支弹药等，而这些逃民，因受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吏及部分地方人们的歧视和排斥，主客之间，发生一些抢劫与偷盗等磨擦事件。而帕拉等抱有扩张野心的部分当权贵族，出于扩张目的，想收买这部份逃民，由他们充当保护者，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企图把这部分逃民当作定时炸弹，埋伏在玉树地区，一旦时机到来，以保护者的面貌，效法过去青藏战役时对尕旦寺的控制，以及过去在西康的一些部落中他们攫取保护权后，不久就成为侵略口实的故伎，达到其侵占的目的。同时，由于青南警备部及拉秀残部的人员活动结果，拉秀百户江吉，总举百户旺秀多吉等人鉴于寄人篱下，长此留居西藏，并非久长之计，思乡心切，愿意返回。但由于马步芳在过去对他们残暴镇压，顾虑回来后没有保障。对休玛、麦玛的多次屠杀，对白日多玛的先后几次镇压，他们难以忘记。马步奎即将这些情况报告马步芳。这时，抗战已经六年，后方物资奇缺，马步芳极想把所掠夺的青海土特产经过拉萨向印度出口，挽回所需物资，并为了骗取国民党政府修筑青藏公路的拨款，也极需玉树局面的稳定。遂以青海省府名义向西藏地方政府交涉，提出派员到黑河一带，招抚拉秀等部逃民返回玉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同意，并派其黑河总管帕拉为代表与青海方面所派的代表会商有关逃民的事务。青方即派笔者为代表，双方商定在黑河开会商付。

一九四四年春，青海省府通过南京蒙藏委员会，协助西康刘文辉，送回在反抗刘文辉的甘孜事件中的领导人甘孜孔酒女士司德钦旺姆等①，并以此为条件，取得西康方面对白日多玛部返

①一九三九年，班禅行辕与孔酒土司德钦旺姆等在甘孜反对刘文辉，被刘镇压后，德钦旺姆逃到玉树，后又到西宁。这时，她又返回玉树，交涉返回甘孜去。

回青海不加阻挠的保证。这个部落当即返回咱曲河①上源的原来牧地。自是巴彦喀拉山西侧，基本上安定下来。

(三)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被派赴黑河，与西藏代表帕拉交涉归还拉秀等部逃民，而主要的则是向拉秀等部作思想工作，消除他们的顾虑，并代表青南警备部保证他们回去后不受任何形式的报复、迫害。针对拉秀的江吉和总举的旺秀多吉等存在着疑虑及戒备的心理，为了进一步做好工作，我深入拉秀部落，再一次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一致表示，欢迎江吉等返回家园，并选出该部的苏柔百长等六人为代表，同赴西藏黑河。同时采纳蔡有寿的建议，调昂谦县上中坝部落的百长点却为顾问，同赴西藏。点却是一个西藏通，在黑河及丁青三十九族②交识颇广，因之对此后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原西藏地方政府虽接受了在黑河开会商讨的约定，但又怀疑虑。因此，五月初，他又提出会议地址改在查午拉山以南索克宗的旁哇杨增。青南警备部表示了同意。当我于五月底抵该地时，发现这位黑河总管帕拉，已紧急通知唐古拉山脉之间夏季牧地的牧民，说什么我的后面随有大批部队，严令他们坚壁清野，向南转移。同时，他又派人守候在查午拉山口，送来一信，建议会议的地点，改在沙买拉山以南百里之遥的巴欠宗，他已专程前往彼处等候。原来这位总管怕旁哇杨增地势平坦，无险可依，距青海地区只有三十里许，万一发生不测，青海骑兵易于掩袭，巴欠宗则处于山谷之间，又离青海地段较远，便于应变。他还把一千多

①即雅砻江。

②旧名“纳书克三十九族”，又译作“噶尔三十九族”。

年前的清水会盟①记得很清楚，想起尚结赞的故事，而提高警惕。当我穿行于唐古拉山脉丛山之中，于六月中逾沙买拉山抵沙买兰参时，帕拉派他所属的索克宗孜仲和巴欠宗孜仲及两名仲考尔②前来迎接。他们假装殷勤，但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心理。这些人一再地私下通过前来参加会议的拉秀百户江吉，向随我前来的拉秀部落代表苏柔百长等，探询我后面究竟跟着多少部队？掩藏在哪里？

其时我通过苏柔百长及点却百长等，与前来参加会议的拉秀百户江吉，总举百户旺多秀吉的儿子，称多百户及上戎布、休玛、麦玛等部的代表会晤。由于我懂点藏语文，能直接交谈，很快消除了怀疑和戒备，打通了思想，相信青海省政府及青电警备部对他们不予追究，愿意返回故乡，安居乐业。对下年磕巴点占德，白日多玛仁青及夏日智叩等返回家乡得到妥善安置的事实，感受很深。他们诚恳地发誓说：已经看清了藏方利用他们的阴谋，愿意无条件返回家乡，过和平日子。局势急转直下之后，我表示，感谢藏方这几年给拉秀等部难民拔借牧地的盛意，现在，这几部分逃民都坚决表示返回家乡，希望藏方配合，沿途予以方便。孜仲们无可奈何，只好请我到巴欠宗协商。

在会上帕拉仍提出拉秀等部请求藏方保护他们回去后的安全。我当即驳斥了这种无理要求，应尊重拉秀等部难民愿意无条件返回家乡的意愿。经过一番争论，帕拉终于和我方签订了大意如下的协定：

(1) 藏方保证全部送回现在住在黑河一带的青海拉秀等部的难民，不加任何阻挠，并沿途予以方便。(2) 青方向拉秀等部落难民保证，不咎既往，他们返回家乡后，不事报复，不处理任何人。(3) 青方对藏方为维护青藏和好、给拉秀部落难民拔借牧地一事，表示谢意。(4) 藏方希望拉秀等部回去后，青方

①见《两唐书·吐蕃传》。

②低于孜仲的世俗官吏。

给予照顾，青方表示妥善安置。（5）维持青藏和好，安定青藏边境秩序，群众自由往来，不加任何阻拦。（6）加强贸易联系，保护往来商人。（7）双方公务人员往来时，一如既往地给予驿运的便利。（8）双方互相协助，约束各自属民，不得越境抢劫滋事。

七月中旬，协议签字后，约定即日起，拉秀等部向北陆续移动，于十一月底，全部移到唐古拉山青海所管一侧，由藏方派孜仲一人，沿途照料，并在查午拉大道的当木曲河边向青方交待难民归回完毕。青方约束拉秀等部在返回途中，不得抢劫藏方属民。一场连续多年的青藏边境上难民问题，宣告解决。

为了了解自长江源智曲公卡（又译作州曲冈卡）以东唐古拉山一带的草原情况，我又环绕这一地区，并劝导因不满昂谦千户的统治而逃在高吾日松的昂谦尕吾百长部，仍回了昂谦，该部约有三十余户。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拉秀等各部落约一千一百余户——计拉秀部约四百余户；总举部约三百余户（包括少数的雅拉、将赛等部牧民）；上戎布部约一百余户；休玛、麦玛和称多县其它部落的零星逃亡户约二百余户，在冰天雪地中，全部逾唐古拉山口，返回当木云、毛云等处，陆续分别回到自己的家园。藏方所派的沿途照料的孜仲，在查午拉大道的当木曲河畔与笔者会晤，交待归还一事结束，然后回返黑河。拉秀等部的群众，尤其是休玛、麦玛等部落，由于连续多年被马步芳“追剿”，人口损失极大，许多户，只有一个人，因而在这种寒冷时节搬迁时，许多户将其仅有的几头牲畜，合在一起，共住一顶帐篷，互相协助，缓慢地向北移动。总举百户旺秀多吉在毛云与笔者会晤后，返回尤秀原来牧地。

一九四五年二月，拉秀等部头目拉秀百户江吉、总举百户旺

秀多吉的儿子、上戎布百长，休玛、麦玛的代表①，以及称多百户等到结古报到，马步騫对这些头目们空言安慰一番，并宣布豁免各种赋税差役三年。一场连续多年的血腥镇压事件，在一片空谈安抚中，作了结束。这些善良的藏民群众，在疮痍满目、亲属死亡的情况下，重归于青海封建军阀马步芳的统治之下，仍然过着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瞻望当拉，不胜郁郁。

①休玛、麦玛部落的百户等在反马斗争中战死，其子等尚幼。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移驻 玉树的原委及其措施

李庆芬

青藏纠纷事件，远自一九一四年印度西姆拉会议后，以致成为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既至一九四二年，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统治集团，继青藏战役之后，又在康、青边境积极备战，以求一逞。当时，他们利用玉树逃往西藏黑河一带的难民，发给枪支，作为进攻玉树的臂助。同时，出兵西康重地的昌都，设置了“西藏边防督办公署”，委任三王禹图为督办，集结用美式武器装备的三个大板①的兵力，沿着昂谦的边缘构筑工事，设卡放哨，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这时抗战已进入紧张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攻陷了缅甸的八莫、密芝那及腊戎，滇缅国际运输线已被截断，凶锋指向印度边境。拉萨和昌都等处，已发现日本特务及朝鲜浪人的活动，这些复杂而又紧急的内外趋势，威胁着青、康边区的安全。“山雨欲来风满楼”，战云密布。可是玉树的驻防部队，只有骑兵三、四百人，特别是马步芳历年对玉树藏族的多次血腥镇压，以致人心背离，危机四伏，一旦藏方发动战事，行将不堪收拾。马步芳以内忧外患交织一起，正在坐卧不安，忧心忡忡的时候，同年二月十四日，接到了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急电，指出：“青藏系国防重镇，又为陪都大后方，据报该省玉树边区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望即采取妥善措施，加强防务。”蒋介石

①大板是西藏当时的兵制，等于一个团。三个大板，等于一个师。

的电令，使马步芳更加惴惴不安，即召集幕僚会议，决定先从军事布局上稳定局势，争取民心，尽快化被动为主动，才能得心应手，化凶为吉。措施是：原驻西宁的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移驻玉树，由陆军骑兵独立旅旅长马步銮任司令，随带所属一个旅及独立骑兵团马英部前往玉树，负责处理防务。

马步芳为进一步使其具体化，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处理玉树军政的实际措施，出席会议的有省府秘书长陈显荣，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銮等。作出的方案是：

（一）建立和健全玉树区军政机构：

1.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为玉树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
2. 设立玉树区国民党党务指导员办事处，加强党务领导；
3. 设立玉树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①，领导全区行政工作；
4. 设立玉树财务处，主管全区财政、商务等业务。

（二）加强军事建设、配备战斗实力：

1. 正规部队陆军骑兵独立旅和独立骑兵团，归司令部指挥；
2. 征调民团。在玉树、称多、昂谦三县，编组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的一支民团队伍，随时适应侦察、作战以及军需运输的需要。

（三）剔除积弊，开明政治：

1. 彻底整顿各级行政组织，兴利除弊、减轻捐税，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撤裁不称职的人员；
2. 提高工作效率，随时处理，不得积压；
3. 严禁受贿受礼，提倡洁己奉公；
4. 尊重寺院喇嘛，保护寺院一切财产不受侵犯；

①即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5.整顿“沙敷”①制度，逐步做到废除；

6.减少群众替丁、军马、草头税。

(四) 联康防藏，争取难民：

1.对西藏保持高度警惕，凡藏方驻有兵力的地区，派部队防御，相应地构筑工事，严密侦察、监视藏军行动；

2.密切联系西康省政府和康定驻军第二十四军，协同一体，巩固青、康联防，共同对藏；

3.争取逃往西藏地区的玉树拉秀等部落的难民，归回玉树原有牧地，以免为藏方利用；

4.对果洛藏族，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力求西宁至玉树的交通，不受阻碍。

马步芳确定方案后，对玉树区党政军政机构的人事，作出如下决定：

1.任命韩世荣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马雄武为参谋长；李庆芬为秘书长；马从仁为副官长；

2.任命吴均为玉树区国民党党务指导员兼司令部中校藏文秘书；

3.任命马骏为玉树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玉树县县长；

4.任命马志荣为玉树财务处处长。

马步芳接受任务时，马步芳还对联合西康和争取逃藏难民的工作，着重提出：西康派驻邓柯、石渠、德格、甘孜等县的第二十四军部队，与青海联防，应严饬我军官兵以友好相处的态度，力求感情融洽，绝不许干预康军内部事务。尽管他们风纪堕落，

①“沙敷”是一种非法的经常性无偿劳役，是强加给玉树地区县与县、族与族之间的交通线上的特有的一种劳役站。有“人沙敷”和“牲畜沙敷”两种。凡公家运解物资或出差人员到站，必须由站招待、派出应差的群众和马匹驮牛，按站转运。其中充任“沙敷”的妇女，往往成为玩弄品。群众不以其扰，恨之入骨。

吸烟聚赌，不得非议，引起反感；争取难民，也是安定玉树地区各部落的必要措施。为了贯彻这个方案，并摘要印成小册子，发给团级以上官佐，严格执行。

马步銮于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十九日，率全部人马出发时，马步芳通知省垣党政军机关，各民众团体，在西郊举行了盛大的欢送。部队经过三十二天的缓行军，于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到达玉树首府结古。昂谦千户，扎武百户、布庆百户、拉布百户等头人二十多人，远至休麻滩欢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布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移至玉树，司令马步銮宣誓就职，原玉防司令部同时撤销。

会后马步銮召集昂谦千户扎喜才旺多杰，扎武百户久梅，拉达百户达拉，布庆百户蒋作祯，拉布百户昂旺，开会座谈，听取了对今后开展工作的意见。会上马步銮着重提出收抚难民工作，面对各族头人，公开承认前玉防司令部过去形成的一切错误，希望大家协助政府，完成安定地方，收抚难民的迫切任务。并由司令部印发汉藏文布告，到处张贴。通令各千百户、百长，广为宣传，使其家喻户晓。紧接着布置防务：1.第一团马登云部驻昂谦，构筑工事，布置防务；2.旅直属部队驻防玉树结古；3.第二团韩有禄部，驻防称多待命；4.独立骑兵团马英部，暂驻大河坝，听候调遣。

马步銮就职情况，除电报马步芳转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备案外，还分别通报“西藏边防督办公署”，西康省政府及西康的第二十四军，甘孜警备司令部，以及邓柯、石渠、德格县政府。先后又派参谋马生福、商务处长马志荣，到康会晤西康省政府秘书长兼代主席张为炯，康定警备司令部司令兼军方负责人邹善成，甘孜警备司令龚耕云，密切联系。那时西康方面对西藏侵占昌都，设立边防督办公署，派驻重兵，感到压力很大，因此对玉树加强防务，青康联合对藏的措施，十分欢迎。并表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与此同时，青海的军事行动，很快就传到藏方，引起

了昌都三王禹图的不安。拉萨方面，即派增援部队一千多人，连前共约有三千多人，分布在玉树边境，顿时情势趋于紧急。马步鑫即电令驻在大河坝的马英团，星夜开抵玉树，韩有禄团的全部人马，调抵结古，准备随时应战。同时积极组织民团，加强后备力量：

- 一、派李庆芬、马骏负责组训玉树民团一千名；
- 二、派指导员吴均会同称多县县长马福奎，组训称多民团八百名；
- 三、派第一团团长马登云，会同昂谦县县长李廷祥组训昂谦民团一千名。

总计上项民团二千八百名，由各族配备枪支马匹，听候调遣。

一九四三年三月，国民党中央接到马步芳玉防情况报告，即派出空军飞机两架，降落玉树巴塘机场，几度飞向昌都上空及前沿阵地侦察。四月初派军令部少将处长唐井然乘飞机到玉树慰问部队，带有蒋介石的信件和慰劳品，对驻在玉树的部队生活、训练、劳动、纪律，也作了详细视察。连队在准备对付西藏的同时，还进行了各种繁重劳动。有一个连队，正在巴塘峡丛林中砍伐烧材，由巴塘河运到结古，官兵赤脚露臂，挥汗如雨。唐井然看到后，感慨地说：“部队生活太艰苦。”表示回去后，建议改善待遇。唐井然飞往沿澜沧江到昌都上空及前沿阵地视察，对藏方起到了震慑作用。第五天就飞回重庆。之后改善部队生活的许愿，杳无音讯。

昌都三王禹图面临玉树部队的部署，和空军飞机的侦察威胁，以及藏军侵占昌都后，引起西康当局的不满情况，都使他有些顾虑，但还装模作样地送来一件抗议文件。大意是：

青藏是邻居，多年来和睦相处。现在青藏交界处，你方调动